



蛟河早市

陈晓波

(一)

蛟河的早市是我嵌在乡愁里一枚鲜活的印记。

以往羁旅他乡，每当有人提及老家蛟河，那条裹着泥土芬芳与生活气息、热闹得能唤醒清晨的早市长街，便清晰地脑海浮现。

退休后，我重返阔别已久的故土，安居于嘎呀河畔的水岸嘉园，逛早市便成了每日清晨最殷切的念想。

蛟河的集市自有时光流转的刻度与人群更迭的韵律。晨光熹微时，这里是谙熟生活滋味、心怀热忱的老人们的主场；待夜幕低垂，它又蜕变为年轻人挥洒活力的夜市。我尤爱融于早市之中，在那里既能触摸到夜露的清润，亦能拥抱人间烟火升腾的暖意。

(二)

蛟河的早市是周边农民谋生计的舞台。

每天破晓前，近郊农民便驾着三轮或四轮农用车，载着田地自产的、自家手作的、山林采集的、别处批发的货物涌向这里。西起大同门，东抵胜利小学围墙，“前摊儿后车”的阵仗铺满整条长安路。新鲜果蔬凝着晨露，五谷杂粮、禽肉鱼蛋、油盐酱醋、手工熟食与豆制品、日用百货琳琅满目，凡市井所需无所不备。

早市的喧嚣掀开了人们希望的晨光，每声吆喝都载着农户的期盼，每笔交易皆是对辛

劳的致敬。数千商贩在此营生，半数为糊口奔波，半数将自产盈余换些闲钱——卖得出便得碎银几许，卖不出也从容自若。满市场果蔬同质竞逐，黄瓜茄子豆角辣椒争相压价，倒让逛早市的市民得了实惠。

十字路口立着个中年汉子，四只母羊温顺地系在身侧。遇客买奶，他便牵过母羊当场挤奶，那温润的、飘着淡香的乳汁，是城里超市难觅的纯粹。他说日售15斤左右，大多是回头客，原价每斤10元，近日滞销便9元贱卖。余奶藏进冰箱自家享用，终归是养人的好东西。

我买了1斤现挤羊奶，当真甘醇，丁点儿不腥。

(三)

蛟河的早市是人们情感的交际场。来逛早市的人未必都带着明确的购物清单，更多时候，是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，寻觅熟悉的面孔。或许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，或许是曾经并肩工作的同事，或许是当年戎马生涯的老战友，又或是如今隔壁邻居叔婶。一声“哎呀，是你啊！”便足以让脚步停歇，站在熙攘的街市旁聊一会，家长里短、世事变迁都在这寒暄中悄然流淌。这一路走来，若能遇上三五个熟人，哪怕不买什么东西，一天的心情都会格外明媚。早市无形中成了一块测量人缘与乡情的晴雨表。

逛早市，彰显着一种生活态度。蛟河人热爱生活，经常上早市的人肯定是个“会过日子”的人。不必非得大包小裹地满载

而归，信步其间，与人交集，便会觉得生活丰富多彩，快乐、美好、有奔头。逛早市是一种懂得经营日子从容与智慧，幸福往往就藏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里。

(四)

蛟河的早市更是一扇敞开的窗口。蛟河物产丰饶，外地的商贩来此寻觅商机，南来北往的游客也欣然驻足流连。他们在摊位前精心挑选蛟河烤烟——漂河烟、优质黑木耳、纯天然蜂蜜、新采挖的“林下参”、筋道十足的玉米面条……这些烙着地方印记的土特产，恰似蛟河递给外界的一张张亮眼名片。

与此同时，外地的特色商品也在蛟河早市安营扎寨。脆皮炸糕、延边辣白菜、山东大馒头等招牌醒目。更有从南方远道而来的生意人，常年活跃于蛟河的早市，叫卖着各色特产。

蛟河的早市，是一面映照生活本真的明镜，也是书写生存、情感、社会、开放发展最质朴而动人的诗篇。



寻韵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一样婵娟共此时

李景辉

娟共此时。”江南的温柔月色与北国的壮阔风光，在诗句中跨越山海相拥。那一刻，无需多言，天涯共月的深情，已在天地间流转。

那场秋色中的趣事，为这段文化之旅添了许多灵动韵味。赴长白山途中在敦化歇脚时，见市民身着短衣短裙，步履轻快；登至山顶，却需裹紧冬衣踏雪而行，寒风刺骨。陆衡先生见状即兴赋诗：“才见城中罗袖薄，便登长白雪山行。”寥寥十四字，将一日历四季的奇景刻画得妙趣横生。回到吉林市后，在乌拉古街，众人闲谈间望见窗外松花江水西流，陆衡先生忆起苏轼“门前流水尚能西”的豁达，随即泼墨写下“自信此身能再少，松花江水复西行”，尽显历经岁月沉淀的乐观与豪情。在吉林市博物馆，面对那块重达1770公斤的“天外来客”，他轻叩石身，吟出“试问阊阖天外客，是非天外亦安平”的追问，将对天地宇宙的思索凝于笔端。此次吉林行，陆衡作诗十余首，每一首都率意洒脱不失凝重典雅，将江南的灵动与东北的豪迈完美交融。

即将辞别吉林返回苏州前，他特意铺纸研墨，书写了江城人耳熟能详的《松花江放船歌》。笔墨随诗句流转，“松花江，江水清，夜来雨过春涛生……”诗句在宣纸上渐次铺展，有对这段旅程的不舍，更藏着对松花江、对吉林江城的眷恋，成为这段文化之旅的珍贵见证。

又是秋，月光依旧如七年前那般皎洁。抬头仰望时忽然懂得，吉林松花江的月亮、松花湖的月亮，还有长白山天池的月亮与苏州太湖上的月亮，原是同一轮明月。天涯共此时，这份藏在月光里的情谊与热爱，终将在岁月中永远温暖如初。



丰满道上 傅抱石 画

想入非非

陈凤华

步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，却是与数字打交道。

那时，文学只是热爱，而我却没有勇气靠近，更不敢去揣摩文字。

20年前，企业改制了。原本三十几人，只留下两人，一名领导，另一名就是我，只有两个人的企业，暂且称为“留守”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领导是麻雀头，掌管留守企业的大权，而我则成了“多面手”，不得不承担留守企业的所有与文字有关的工作。

虽然初中时，我模仿语文老师作品投过稿，还得到了两元五角的稿费。

可是后来，先忙于学习，后忙于家庭，并没有继续坚持文字的创作。谁知在企业工作中却与文字结缘，并非我刻意的转身，而是手指摆弄算盘后，再拿起笔，写总结，写汇报……我在公文与数字中周旋。

辛劳，匮乏，内心纠结。

恰逢此时，《吉林日报》举办通讯员培训班。我是单位唯一能够参加的人选。培训两日，《吉林日报》的几位资深编辑亲自授课，讲授新闻写作、采访要领、图片拍摄……而我最感兴趣的却是与工作毫无关联的散文写作课。

因为这次培训，我有幸聆听到《东北风》主编赵培光老师的文学课。这是我第一次听文学课，与学生时代老师讲授的作文课不同，全新的角度，陌生的领域，这节课使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喜欢阅读的文章叫作散文。

赵老师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，不讲要素，不讲框架，更不讲方法，而是通过剖析名作，让每一名学员独自领悟其中的内涵。

赵老师说：“写作者要有想象力，我对每一个文字都想入非非。”

之后，我把“想入非非”四个字写在了笔记本的封面上。一句话，仅仅四个字，唤醒沉睡我心底的那份热爱。之后，我对《吉林日报》想入非非，对《东北风》想入非非，对路边的树，盆中的花，都想

入非非。

这次培训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领导办公桌上，泛黄的《吉林日报》中有一个副刊叫“东北风”。企业的报纸只订给领导，为了读到每周四推出的《东北风》专栏，每周五的上午，我计算着邮局送报的时间，提前几分钟等在大门口。我从一沓报纸中，抽出《东北风》副刊的那页，剩下的都留给领导。

就这样，我迷上了《东北风》。每次阅读《东北风》，仿佛打开一扇窗，文字间的灵气扑面而来。《东北风》成了我周五风雨无阻的约会对象。

《吉林日报》办的写作课开启了我的写作之路。文字的种子在心底悄然萌芽。我开始涉猎文字，厚颜投稿，第一篇小作文《抓阄儿》变成铅字，这是我首篇拙作刊发在《东北风》版面。这是鼓励，更是动力，也是激励。从这以后，我一篇接一篇地投稿，《东北风》成为进步的阶梯，也是我淬炼文字的摇篮。

文字的成绩拓宽了我的工作范畴，我才有机会参与企业的国家验收项目。这次验收，我属于文字操盘手，而且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。成绩是明晃晃的跳板，我有机会从县城调入省城。

乔迁长春后，内心感谢文字，感谢《吉林日报》的启迪，同时也多了一份欢喜，居住省城似乎觉得心与《吉林日报》毗邻。每次途经报社大楼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，仿佛那里承载着文字的归宿。

这些年来，我把每一份《东北风》折叠得整整齐齐后夹好，摆在书柜中。对于喜爱文字的人而言，书柜是一个家庭最优质的不动产，书架上的每一本书，每一张报，不仅有重量，更有沉甸甸的价值。

回首来处，“想入非非”成为我如今创作的灵感之源。“想入非非”，写作的哲理暗藏其间。虽然写作没有捷径，而我却用这四个字作为蹊径。

吉报伴我成长

陈正丽

我从出生就住在原名斯大林大街的42—3号楼上，现在的人民大街九台农商银行，对面就是吉林日报社旧址。吉报的南面紧邻汽车加油站，北面是嫩江路。

自从会过马路，我每天都要经过吉报去嫩江路1号的姥姥家。

刚开始认字就是“吉林日报”几个大字。

再往后，认的字多了点，就仰头或者踩在小凳子上，看报社楼下右边的报刊亭里每天更换的报纸。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者问看报的大人。从报纸上了解国家大事，然后回家讲给姥姥听。

看报的同时认识了换报的人，有意识地和他搭讪，为的就是能要几张换下来的过期报纸，拿回去留着糊窗户，攒多了还能卖钱买炮仗。

恢复高考后，我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，直至我毕业，我家还是和吉报为邻。后来我家搬了，吉报也搬到国贸对面，如今吉报已经迁移至百花园附近了。

因为工作原因，我和吉报产生了密切的关系，我往报社投稿，和记者有了工作上的联系，他们给我指导、帮助、支持。

吉报是我成长的摇篮，是我写作的引路人，是我工作中的助推器。我要为吉报成立80周年纪念日大声喝彩，为她80周年纪念日放声高歌。吉报的明天会更好！吉报的未来更可期！



我与《吉林日报》的故事

彩虹

王悦然

结束乒乓球课的傍晚，夕阳正把福州的天空染成暖融融的橘色。我靠在车后座，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微凉的车窗，看着窗外的世界像一幅流动的画，缓缓向后铺展。

街道两旁的榕树把枝叶伸得长长的，叶片上还沾着午后阵雨的水珠，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。骑车的人们戴着头盔，衣角被风吹得鼓鼓的，像一群轻快的鱼穿梭在车流里。路边的体育馆刚结束一场比赛，穿运动服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来，脸上带着运动后的红晕，笑声顺着风飘进车窗。远处的篮球场还很热闹，篮球撞击地面的“砰砰”声，混合着孩子们的欢呼，成了傍晚最有活力的背景音。

车缓缓驶过十字路口，我正盯着路口交替闪烁的红绿灯，看行人踩着斑马线匆匆走过。忽然，妹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用眼神示意我看向窗外。

我顺着她的目光转头，瞬间被窗外的景象怔住了。一道彩虹正横跨在天空中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七种颜色清晰得像被画家用最饱满的颜料涂上去的，一端连着远处的高楼，另一端似乎落在了不远处的小区草坪上。刚才还灰蒙蒙的天空，此刻被彩虹分成了两半，一半是渐渐沉下去的夕阳，一半是被雨水洗过的蓝天，空气里还弥漫着湿润的青草香。妹妹把脸贴在车窗上，手指着彩虹轻轻数着颜色，安静地分享着这份惊喜。

乒乓球拍还在包里沉甸甸的，手腕因为练习有些发酸，但此刻这些都变得不重要了。回家的路每天都在走，可这样的彩虹却不是每天都能遇见。原来最美的风景，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，藏在妹妹轻碰我胳膊的默契里，藏在抬头望见彩虹的那一刹那。